

白
華
前
稿

白華前稿卷第四

南漚 吳省欽 沖之

賦論 詔議

御試作 以上

精理亦道心賦

遯寸心之建極統萬理以聚精澄珠源其肆映對金鏡
而交瑩輝輝太乙之宮握神圖於不見蕩蕩由庚之路
達帝載以無聲逍遙鶴氅之姿塵根不染淡然龍臂之
響雅蘊同呈故廓六季之淫哇第覺蠖蝓畢淨而振一
門之才藻還教蠟鳳先驚惟王僧達之答顏延年也眷
跂崇情破除俗軌重文府之聲華扶道心之宗旨雖魯

連逞點曾未足以研精而荀子引經頗可因之析理若
綢繆而化以醇若肯綮而審其止若木金水火之應於
星垣若原隰山川之察諸地紀詎假國工之琢圭角全
龔非關闢客之纚緯經悉揣鍊中和而爲質惟精也刮
垢磨光裁狂簡以成章惟理也揚葩散綺窺奧義而畧
測其由敏元談而莫名所以言剖道機言尋道脈上契
胚渾下遺糟魄傳來薪火同月窟以揚輝奠就靈臺鎮
天根而作宅爲問源頭活水知晝夜之如斯試參靜裏
工夫密保臨而抑亦樹黃庭之主宰別具靈竒探赤水
之機緘無勞紛囂故舍瑕所以就瑜而去膚所爲存液

既罄冥摅兼資幽討遊神乎太始之鄉合志於太冲之
道以有物而混成惟不脫而善抱虎皮坐擁訝疵類之
交泯塵尾揮將淘秕糠之必埽下霏微之玉屑已看浸
潤光晶吐綿邈於冰蠶始信文明黼藻至若周情穆穆
孔思愔愔啓乾坤之橐籥攬元會之蹄涔彩燠珠囊一
畫洩苞符之象燄騰玉燭五行協調變之心道與心而
自永心入道而常欽括十六字之淵源帝廷執允陋五
千言之文義元教鉤深是惟我

皇上心秉道樞治開皇路綜鳧山騶邑之藏訂鹿洞鷺
湖之誤返浮虛之結習崇有爲箴斥任放之清言觀無

是悟圖書既五位得中雲日則萬邦起慕臣也桀叩貽
慙管窺滋懼每笑海濱黃鵠僅遺燕將之書爲迎江甸
蒼龍媿乏蜀才之賦

八甄影賦

綴遺事於詞垣記唐賢於芳札披芸閣而香凝振蘭臺
而羽刷奉北門之批答鈴索輕搖忝東掖之追陪珮琚
徐戛玉堂端暇指喬木以蔥蘢環闥蕭閒喜新鶯之圓
滑按數番之條直盡教臥擁青綾典一代之絲綸定見
文呈黃帕趨鶴禁者蟬聯候螭扉者鴉軋彼賦質之疎
慵昧在公之忠勸芳時宛轉漏荷露而遙聽逝景悠揚

印花甃而諦察，竚三廳之判斷，竿影逾三遲，八座之趨陪。鸞聲候八夫，其國工治垣，巧匠司埏，狀較殊乎覆瓦。製獨貴夫成甃，細逆苔紋，錯落三臺之址，勻堆花朵，依稀五鳳之年。當鬬角而鉤心，金鋪配色，洎左平而右城，玫砌藏烟，乃有官稱學士，院號集賢。子夜挑燈未起，封章之草，辰樞撤炬，或攜歸院之蓮。方逍遙以宴起，竟荏苒而高眠。堂啓中央，漫說條冰一握，天臨尺五，渾忘禁鼓三傳。寸景曉曉，早挂闕門之表，分陰曖曖，交馳閣道之鞭。思入林而共把訊，御李其何緣，坐細旃廣廈之間，銅鉦照耀，值長日小年之候，珠晷流連，臬有八焉，方依

除而皓若舍惟八也儼界道而昭然時未屆乎旬休似
厭鸞坡之直職徒糜乎月奉誰憑鳳諾之宣由其禮絕
遭逢事稀朝請居館職而多疎點班資而是領弄清輝
於擗竹已消野馬之塵停美蔭於高榆必記隙駒之影
奮燭龍之宛宛粉纈春多馳赤羽之沈沈瑤階晝永彼
萬錢中選固推著作之才卽一斗標衡亦列清華之境
痕澄駕甃敢蒙汰礫之嘲彩溢螭坳愈切揮戈之警何
以城非不夜幾將卜夜爲期殿是明光罔識依光可幸
是魚膏號懶不無尸素於詞曹豈驚性多疲因致蒼黃
於祕省也且求衣者盛代之隆規待漏者待臣之常務

雞籌唱曉火城則一道先行魚鑰沈宵玉珮乃千行徐
度奚布席之來遲作翰林之掌故頒來黃票須近藜輝
引去朱衣詎沾槐露卿其休矣早移一綫之陰予亦來
乎御爽五甄之數此際身依北闕競傳日影之占當時
名冠南宮枉奏日華之賦我

皇上胥品彙而甄陶觀元會而推步松楸下崇儒之詔
柯亭旣雅近蓬池芝軒勤論古之思劉井亦舊多珠樹
微臣慕昔賢之運甓陰計寸而必爭效薄植之傾葵道
方申而永固仰華屺而徘徊勉馳驅乎先路

擬張華鷦鷯賦

凡涵生生之性多欲斯擾寡營適恬語曰鼯鼠飲河不
過滿腹鵲鵲巢林不過一枝余樂全理照眷是鳥之巧
於自衛憺於所止爲賦之云爾伊末禽之陋體昭漆園
之祕經欣鵲遊其有託矢幽通以自型謂遷喬之非智
嗤遶市之失靈以時以杻葭菼蓊蓊黃舌謝調繡膺遜
績起不外枋榆實不登俎鼎不爭食於鶩鶩之場不角
雄於鳩雇之隊脰不染而黃脂不竊而肥有雌曰鷄具
雀而微于茅拔秀葦若是依澤雉飲啄之樂山雞形影
之疑鸚鵡以言見繫孔翠以文被羈將俛仰其共適惟
沖泊之允資物各有巢不惟斯鳥蟹腹之巢蚌孔多蝨

睫之巢螟至渺苟利用而安身詎力微而智小故夫鼯
冠山而抃鯢垂雲而發縱神輪尻馬之觀析蟲臂鼠肝
之窟舍渾淪而具足藏芒末而有餘儼容膝之堪寄渺
焚林之是虞殆無求於斯世庶長保夫故吾用忠貴廉
匪采獲吉眷先軌之誼嘉脫時網之蒙密彼物類之抱
知寧吾徒而鮮質夫其舍和導淳游息樂羣仁也奪巢
雖利埒荼斯勦義也黃裳表體穀似爾子禮也稻梁弗
嗜網羅克避智也拚飛曷引桃蟲肇允信也備茲五德
以遠百害蟻蝨之軀卽小喻大有巢氏之風非不可與
居鑒羽蟲之守晦毋以人而不如

經義制事異同論

經者聖人之心也。王通曰：書詩春秋三者同出於一。陸龜蒙曰：六籍之中，禮詩易爲經，書春秋爲史。史近於用，經近於體。然體用不能相離，經之義足以賅舉史事，以霍光之事業，而有不學無術之譏，以趙普之機權，而託爲半部論語之語。言制事者，舍經義而何以爲治哉？五經博士之名，漢儒林傳以爲立於武帝，然伏生、申公、韓嬰以詩爲博士，則在文帝時；轅固生爲博士，則在景帝時；宣帝集諸儒石渠閣，辨論經旨，作白虎觀通義，此經義之名所自始。授受一源，家守師說，至春秋決事比之。

類引經折獄尤多佐證經義既昌治亦近古其後清談
誤國象教復起所謂經術飾吏治者不恒見焉趙宋取
士有九經三禮三傳諸科海陵胡瑗被薦與修樂律既
而教授湖州設經義治事二齋以矯辭賦進士之習經
義齋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則邊防水利之類
人治一事然後兼治他事諸生往往取高第適世用太
學中仿其法行之宋史旣書其事朱子亦編入小學中
張氏載至以湖州學發策試士夫宋儒說經每舍名物
象數而專求之於理然形下之器何非形上之道而道
之見於事者尤宜斷之於經瑗於經義曰疏通曰器局

則窮經致用之意原不欲以訓詁章句終老陋儒其流雖異其源實同倘斷斷焉分茅設叢二齋若不可以通則所爲學者非學抑所爲教者非教矣是故讀書者明理之資尊聞者行知之本古容有未嘗學問而遇事多合乎義者此則稟受特殊而間世要不數造也此瑗之所以爲善教也夫

心爲太極論

太極昉於易繫辭自道家上方太洞真元妙經著太極三五之說唐明皇製序以行而陳子昂感遇詩先有云太極生天地三五誰能徵說者謂三五之說本魏伯陽

參同契卽陳搏所刊無極圖亦相傳以爲祖述伯陽至周子作太極圖說而其理昭然復明第太極自在吾心心之神明綜括萬有非如煉神還虛者比斯邵子所謂心爲太極也蓋合性與知覺而有心之名其體至虛至靈湛然在中而萬物皆備舍心而言理理卽散而無歸舍理而言心心卽蕩而失據夫極者屋脊之棟又天有南北極嵩山當天中極凡中央皆曰心而心在身之中譬猶棟之於屋辰之於星範圍焉而不能外試求吾心之所在而太極在焉故心者形之君而神明之主也或者謂心無體無方太極無形無象故言心易逝空虛而

道家者流遂以無極太極輾轉附會不知天下無離心之理亦無離理言心而可爲太極之理是故卽心卽理者聖神之太極也因心見理者大賢以下之太極也學者於萬物一太極物物一太極之旨逕庭之而河漢之將吾之心不可得見而太極或幾乎息矣書曰建中於民又曰皇建其有極建之爲言立也中與極皆理之至焉者也天地未分以前則太極在天地而不在吾心天地生人以後則太極在吾心而可塞天地人者天地之心人心者天地之極至於具衆理應萬事浩然無所不充釐然無所不貫而能事不已備哉學者毋自隘其心

可也

擬聽鄭冲致仕詔

太傅冲執德醇備秉行恬潔在公夙夜以光輔國家者六十餘載三事海登屢聞坐論縣車之齒遽及故劍之思詎忘書曰人惟求舊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朕念此惻如也越在在年引身告返維仔肩之永賴戒祖帳之弗遄請命再三冀遂初服朕雖涼德其敢曰臣行意君行志哉尚以壽光公就第禮賜几杖用滋山水以格天壽孔子曰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三司大政事仍就咨訪太傅其明受朕詔

擬泉法疏

臣聞周官禮外府掌布之出入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流行無不徧也泉利於民而利之所藪未有不叢其害此非泉之爲害而法有未清故也夫泉之權馭於上而後能流於下物有輕重泉輒視之舍是則下無以共上亦無以御觀古珠玉金貝日中胥市迫鑄銅之令興而非人所掌獨擅利便然而山澤之民藉作姦慝規模肉好紛如異制毋乃民狃於法而亂者不可止歟道奚由善昔賈誼諫私鑄錢以謂事有召禍法有起姦以收銅勿令布爲先則博禍除而七福致夫民之好利

如水走下爲上者慮無不禁之禁之而法有未立則煩苛束淫民亦日陷於科罪而不知故曰琴瑟不調必改而更張之則使民因利而遠罪者泉尤亟也農工商賈多矣種粟以贍天下者農耳餘皆制命於泉也通都大邑之間一日廢泉則困而負乘之恥未聞以乏食匿者則泉以幣不若幣以粟米布帛之爲善也人安於泉之幣幣以粟米布帛則不安在上未有以令之也夫驅天下之人而習於農驅天下之農而習於私錢其爲利害雖至愚亦且知之鑄錢取銅鐵歲役數十萬人役舉本荒厥耗無極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今縱不能廢泉

不以幣而害擇其輕惟是輕重出納俾權不下移泉府之司圜法之立四銖五銖之遺徵貴徵賤不泯厥規阜國康治莫尚乎此雖然此亦一時補苴之計云爾法令之用古今異宜積於上而不散則病民壅於下而上缺於供又病國以泉之爲利而積而日趨於繁臣甚惜之不知所裁言惟聖擇

新疆屯田議

臣惟勒兵而守曰屯而以兵留田實有漢昭帝詔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始至趙充國條上十有二便而其制愈昭魏晉諸朝所屯在許昌襄陽臨淮諸地唐制諸屯

隸司農寺者五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爲一屯隸州鎮
諸軍者五十頃爲一屯其屯官取勛官五品以上及武
散官充之然此皆境內之屯非邊外之屯規制雖存聲
靈未震洪惟我

皇上德威遠播底定西陲凡準回二部拓地二萬餘里
臣其人籍其版舉往古羈縻之州都護之府視之直如
內地而又抗扼形勢築設城堡以官兵駐防其間軍多
費廣日食恐有不給計惟令兩部夷人各爲墾種而以
綠旗兵更番往助凡殊死以下罪人畧仿趙充國留弛
刑應募及李絳田贖罪吏給以糧種之制統以辦事諸

大臣籽耘有其本耕耨有其法租賦有其科如回部之
闊展哈喇沙爾托克遜準部之伊犁烏魯木齊瑪納斯
搭拉斯諸處沙磧乏區各通井脈加以甘雨時應三白
貢珍向所稱不毛之土皆成華實之上腴駐防之幕食
有資而輪輓之民勞可息覈每年奏報收成分數以新
疆之所入供新疆之所食而尚有奇贏度支之臣昭然
可覩收興屯之利而其弊不待於姑詢所謂法良而意
美矣臣謫求無似竊聞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顧
漢之屯田止數郡宋之屯田止數路今立屯絕域俾夷
人自爲耕種殆師古民屯之義而設官經理則又畧近

乎官也明效昭垂行之萬世而無弊然其仰體
睿裁因時制宜用以達情而宣德者是又奉行諸臣之
責也臣謹議

白華前稿卷第五

南雁 吳省欽 沖之

賦一

擲地金石聲賦

維四詩之緣始，值六義之代興。或述古以流別，爰登高而擅能。扛百斛之龍文，言言樹骨。張九機之鴛彩，字字藏棱。破孤吟於寒蟬，壓細響於朝蠅。蓋體物必期瀏亮，而程材要在彪彌。治世之音安以和，鳴盛者表凌雲之槩。詩人之賦麗以則，研韻者符擲地之徵。昔晉室之雅木，有太原之孫綽。稟揮麈之風流，晒登車之著作。印台

嶺以宅仙靈睹眞形而紀厓畧興搖五嶽瀑布晴翻藻
挾重霄霞標暮爍羅胸魄魄七宿盡界中央觸手琳琅
千丈旋驚一落將使文成五色盈庭起觀止之歎還疑
調叶七均環堵寫歌商之樂是矜賦手是契賦心譬在
冷而治器異披沙以揀金采以性靈之宇鍊以典訓之
林斲以元精之貳串撝以繁藻之淫泆喻鯨掣於長瀛
怒鯨撞而晨吼掩蟲雕乎薄技旋蟲遶而夜鳴伏而讀
之亂檐鐵丁東之響擊而賞也和簫鐘鐃磬之音庶幾
撫爾樂而獨觀其鉅列半堵而弗思夫瘖至如道言吐
以華瑤圓義拱乎蒼壁司意匠而俯仰體辭源以浮石

磬發聲而立辨辨體在箴鈞之宗玉鉞質而含泠泠哉
奪京都之席南音函北音越悅按節而擷其菁西方頌
東方笙儼就班而傾其液錯道宮人誦去書捶瑪瑙之
籤莫教衛尉攜來筆碎珊瑚之格斯又可因設業之常
懸想鴻篇之乍擲也加以樞理尚富考辭務工甫引商
而刻羽復咀徵而含宮定殿最於錯鉢精逾累黍斷去
留於毫末巧比裁筒得於內者不可傳渺琴心之三疊
論而錄之有其著完笙奏之三終麾班左備眡瞭之掌
屈淵雲在矐矐之公將毋遠汜朱紵帶遺音而共賞竊
恐高廣白雪和法曲而誰同是由承學紛紛綴聞縝密

敲銅鉢而報章鍛珠林而整帙金非或躋鎔爲鐘鼎之
文石豈能言鏡向琬珉之質鈴懸箇箇萬虛鳴雷球戛
玲玲一夔協律挹衆芬而振采看成威鳳之儀鸞至奧
以鉤深聽有游魚之出夫豈發揚蹈厲所能該而濫漫
狄成所容匹者哉然而文人自炫才士相輕謂魚桐之
未申類牛鐸之徒鳴守瘠義之硜硜或比持來布鼓折
羣言之嶽嶽要如佩用玲瓏逗唱于之窾坎考節族以
琬琰悟抱策於齊郊笙鏞嗣響信發書於魯殿絲竹傳
聲即使率爾操觚子野聞而起瞋矧乃鏗然舍瑟柏牙
對以怡情儒有志託鈴黃業存竹素道詎進乎龍雕名

每思乎驥附合抗墜而風從謀虛無而情悟蛟捧鑑而
雷擊橐筆精之磅礴交流春女怨而秋士悲墨點之波
濤欲赴越趙奮簡居然驅石之鞭軋軋抽毫常有買金
之鑄是則標摹秀嶺同遊林府以文章幸茲提唱宗風
庶總笙簧於詞賦

和闐玉特磬賦

懿

皇靈之有赫奠月竈以天戈植羽干而效舞撫琴軫而
揚歌松棟颺回響叶鳴球之節蒿宮日永輝升撈玉之
河考六代之聲詩祥符寶鑑備

三朝之制作慶溢鑾坡其色則崇牙竝耀其形則疊矩
非訛審諸鳩曠之偉契德音於淡泊頌以淵雲之輩驗
樂職於中和彼和闐之爲國也今登回部昔號于闐龍
堆萬里雁磧三邊川非珠而媚彩固有玉而生烟采之
以溜痕之滅候之以月魄之圓宛馬馱來合付紉旃之
裏國工琢後還徵設業之懸當夫色裁明肱在序而珍
同圭琰矧乃聲含脆鐵當殿而巧應箏絃觀其潔白凝
脂璘斌點粟犁珣陵暗環文結束鉤心闢角尚縈方折
之紋削邸裁瑋怡桂玲瓏之玉較殊乎潤石九奏斯陳
豈待乎蜀桐一夔已足陋南甬北越之材駕西嶺東笙

之屬倘使刻爲雲物縈來疑葱嶺之坳如其僂以金莖
揀處緬莎羅之曲璆然琅韻能生立辨之思訓爾瑤音
遂企集成之躋况律象之易調惟石聲之滋武胥堂下
而臚其堵肆故置之曰編居堂上而叶以簫聲故尊之
曰特或勾或博量其宜若琥若雷殊其飾
蒼壇沕漠非嚳管之同陳

丹闕瞳眴與鳴鞭而竝飭具始終之理譬振領而提綱
答大小之鳴必居淵而主默當日青琳輦致貢琛經校
尉之屯此時綵虛司存秉籥道瞽師之職蓋而噓者八
十四音而震疊者三十六國且夫自西之寶爲璆立秋

之樂惟磬按兌方而得位憂之見斂肅之宜中夷則而
流音荆之入清泠之聽於器數昭義正之心於物象示
武成之應是惟

聖天子文德覃敷化光底定河源遠探進博望而問廣
輪囷谷同諳詔伶倫而考圓徑將使東夷受夏雲占寶
呂之青不徒西母來賓彩發昭華之瑩是以埽穴塵清
犁庭成賦太常則僭休畢陳典屬則陳囉悉赴問編鍾
於江甸十三枚固奮德以揚休採特磬於天方十二律
乃依聲而合度但使藏諸玉府敦槃宏正統之模何當
掌在磬師南雅蘊同心之故欣馨奏之得傳陋寒音之

寡附聆大樂於

彤墀庶登韶而軼獲

回人進綠蒲萄賦

有序

按象胥錄柳城有小蒲萄甘甜無核今回語奇石蜜食
謂綠蒲萄也與象胥錄所載頗合禁苑所移遂邀

天藻

小臣

援遂歌之義謹載筆而賦之

地靈致命木道呈林茲榮近日曩桓無雷冠軒經之本
草祕漢殿之芳茲辨嘉品於蔥山陰遮架遠逗生機於
黍谷春載槎回其產則不數涼州一匳香滿其色則翻
同漢水半翦波閒蓋惟非種鋤餘奄窮荒而通其剗酌

所以仙根蟠處闢富媪而結以胚胎惟綠葡萄之衍於
回部也疆垂大夏苑妙宜春異凡蕤之坼甲殊碩果之
含仁截豈園葱條條卓犖裁非擘竹節節璘彬窩段寄
於狼堆土膏鬆而易達孕翹莖於雁磧井脈暗而逾神
翠帳低舉引蔓付拖裳之子藍箋薄砌承筐看壓帽之
人防化枳於踰淮總拘方物倣移橙於冒雨遂闢坤珍
爾其紫塞通通彤墀競進銅柯乍斷綠猱爲輓革之包
石幹纔分綠駟有輕蹄之趁榮叨

上苑遷地仍良

數演中宮作甘在信遊虬鬚而結糾嫩涼則冉冉扶棚
捎鸞翼以迴翔薄靄則霏霏作陣非草而綠能隨意同

惹方袍非蕉而綠可爲天恰承圓鬢然此特摹其枝葉
之奇而未及夫色香味之俱優者也若夫星影懸毬螺
痕綴粟淨彩勻浮華文對屬槎梅豆而纍纍破蓮房而
續續綻垂垂之馬乳湘簾捲以交光閃的的之龍睛縹
瓦籠而鬪綠瑤英摘去石髓凝花瑤碗盛來冰紋渙綠
錯道枝枝側桂尋么鳳而窠移莫教粒粒偷銜踏隴鸚
而鈴觸撒樓前之十斛非關衛尉之珠撈架底之雙璆
別詫于閨之玉况乃稍停弱蒂囊潤圓膚餐秀色於香
蟻映玻璃而不隔盥明流於繡鴨走瓔珞以如無帝漿
滴其乍涌神液滃其若濡填露彩之盈腔全融渣滓吮

雲英而灌頂絕類醞醢黃絹封題影襯青麟之笏金闕
敕宴光連綠蟻之壺卽教鳳屏成乾依然火棗冰梨之
格何況泉清試釀不羨蘭生桑落之沽故登西域之書
城原號柳而續南方之狀海必言蒲彼夫官曾置摘母
亦偷桃安榴價重扶荔名高隨汗血而偕來非無苜蓿
張錦機而有耀卻數蒲萄初無芳蕙之舍幸發陳根於
鳳禁似遺浮筠之染誰摹祕色於兔毫笑他邨裏楊盧
紛連肌核莫共園中黃陸輕相皮毛是由

聖武遐宣

皇慈永布以珍奇不蓄之心見覆載無私之度旣茂對

之胥同遂栽培之夙裕大宛一萬餘石幾番裂葉之風
華林百八十株爭湛仙莖之露一痕含凍恩懷核以何
囚四照生春詫脫綳而無數是則共昭華而底貢終殊
溫室之不言較厓蜜而非輸試補上林而作賦

廣寒宮聽紫雲曲賦

象帝之先纖阿是掌孕體圓靈宅基方廣綴大地之眞
形播鈞天之祕響魚鱗簇其結構樓臺亘八萬四千戶
而遙鳳吹激以悠揚笙歌駕三萬六千場而上玲瓏穿
破羌欲去而盤桓縹緲飛來悄無言以遼朗此步虛旣
宛宛騰身而記曲遂非非入想也溯唐宗之瑣事徵幻

術於黃冠，悅逍遙以控鶴。儼汗漫而驂鸞，非乘海客之
槎。犯銀河而有象，孰舐星妃之鼎。皎玉宇以無端，架若
木爲斗拱。截支機爲井幹，列六符爲階阼。交七宿爲闌
干，蟠異彩於金精。邈矣虛能生白，譜新聲於水調。果然
高不勝寒，夫其天門詖蕩。月窟瓏璚臺，皆延露殿。必含
風，搜清境於希夷。碧瓦交而起，眩種間根於超忽。素商
引而導，聰笑羸女之吹簫。遠求鳳馭，陋馮夷之擊鼓。下
隔龍宮，勾中鉤。倨中鉅，伐柯應其節。族萬如抗，下如墜。
擣藥和以丁東，蓋曲有紫雲迴者。方徐奏於此中焉。時
則洞真啓館，隊娥在庭。曳六銖之織，婉闌萬籟之松。惺

吭將圓而故咽韻欲瀉而仍停繼參差而游密終蕃變
以渺冥傳閤典於檀槽雜絃切切按道心於象板段玉
泠泠沁冰柱以同玉坐冰壺而發興轉珠喉而協律照
珠岸以通靈覺帝所不嫌妍唱而人間竟許私聽非管
非絲可宮可徵準八伯而求音謝六么以覩指帶酒旗
之纚纚頗疑畫壁匪遙映河鼓之繩繩始信揚枹伊邇
宕餘音於遠樹白榆颯以飄林沈古調於幽壚金墓翻
而出水疇開笑口電女爭驍若賜纏頭天孫散綺錯道
湘靈一去峯移楚岸之青如占柱史重來氣滿秦關之
紫上清了不爲意下界恍有所聞影每邀月歌先遏雲

音乍審於望舒之耳響不驚夫明眎之羣間妙舞於霓
裳七輦紛其不定招新腔於笛孔三疊細而難分洋洋
七寶欄邊砌琉璃以轉肥隱隱九層梯上霏符藻以生
紋蔭叢桂之連蜷丹脣綻的漱方諸之滴瀝皓齒流芬
彼夫齊右謳傳郢中和屬周王興黃竹之謠漢帝著哀
蟬之錄魯虞則永振風微歛豔則攸殊土俗俱鬬巧以
抽簫僅爲歡而秉燭簫紅雲之朵朵月中卻數斯遊穿
紫府之重重天上孰聞此曲配靈辰於緱嶺還教蹋臂
輕翻學異事於幔亭令令連廂並續以茲閨苑薰微蓬
山複互璿題印夫觚稜絳闕聆夫韶濩免譁璀璨人行

不夜之城魚鱗瑤瑤客指恒春之樹攬羽衣於天咫菊
部先諳涉虹彩於雲衢梨園枉什技無煩於法善譬諸
以臥而遊顧有待於周郎用是不歌而賦

記里鼓賦

能警衆者莫如鼓利致遠者莫如車象各成其所尚巧
必妙於所儲遵王制於師行吉行鉤鈐獨秘也乾度於
長至短至氣籥非虛諧一步之鸞則已促擊十里之鐃
則已疎何推行之皆準乃變動而不居如聞譚氏之司
作氣遙承夫軍令不藉候人之戒揚靈道訖於皇輿考
大章之所造與奚仲而既攻乍設車以飭步復置鼓以

昭龔算合九章特起開方之例儀分五路還昭記里之
功始班班而隱隱繼坎坎而逢逢信疾徐之在手儼操
縱於當躬葆羽招搖駕自西京之始饒歌導從法垂東
晉之中盡惟號紀軒轅訪道而周知里數所以制同霹
靂設機而密運神工觀夫貳轂橫施兩箱複載高下依
層周旋附磴撈銅史而屹如曳羽仙其宛在蓼皮震處
甘園之木類勻排翬輩蒙來四面之銀釘相對當車停
而響闕難期鏗鞳之音迫軸動而機隨可識軒習之槃
探郵籤之一一詎止過三立邊墩之雙雙寧煩鼓再爰
乃走飛鞚於蘭唐整游環於蕙圃將掩冉以吹蓬倏轟

厯而破柱纔移表樹恍存設虞之司未換關符早辨揚
抱之譜門豈必其如雷點奚庸其似雨趁兼程於逸驥
傾耳先諳憎緩駕於疲牛回頭細數旦宿短亭之路還
疑統統傳更春行方井之郊錯認夢夢餐鼓則有巾黃
奉御大丙陪征花攢雲重塵絕風輕有物爲憑如玉尺
正溝塗之界象人而用如金繩定候衛之程瞻延鷺以
迴翔空中結響指畫鳥而停佇意外傳聲待密還疎應
馱鈴而止止不先與後中牛鐸而行行所爲象拱北於
宸垣高凝太乙不獨問指南於遠微永著由庚可知祕
軸斜連靈樞迴抱輪輞轉而幾迴鼓鏗鉤其一考星毯

激宕括河圖五位之精基聖分明得洛範九宮之道方
乃智而圓乃神愚者用而聖者造譬樹臬而準高松譬
垂針而測遠島故車者居也更占河鼓於天文而鼓者
郭也必驗山車於地寶彼紫蓋金華之麗紺轅縹輓之
儀鈿輦雕輦備其物綏旌結旌審其宜孰若配八音於
師曠聚一器於工倕摩兩戒之廣輪卻笑畫疆之斧考
一隅之圍徑翻同指地之錐候風信於竿頭況有神鳥
可相控地形於鞭外不徒老馬先知此置鼓者所以測
山谿之利而聞鼓者非必興將帥之思也我

皇上洪化若驅周行如砥告符瑞於上清下寧訖聲教

於東濛西汜以貫樛通太古之源以斗柄運中央之指
浮槎 命使已過葱山蒲海之間益地 頽圖不
遺象管龍編之裏拱神京之百二勢豈封泥弼成服者
五千功踰垂橐是則進容成而侍輦固宜銅柱標疆
詔隸首而隨鑣焉用松牌紀里

首夏猶清和賦

伊木德之將徂見火維之乍剖數斯極乎陽純位實符
乎陰耦準常零於辰象龍本名心辨申候於離方鶉仍
居首維任養之攸司抑清和之是取清常得一當仲呂
而非差和迺函三屆長贏而永久汰乎渣滓之源妙以

氤氲之紐此迓陶陶之夏至朗潤依然而送緩緩之春
歸煩蒸未有也溯夫青帝乘權蒼靈整駕花期百五濯
彩露而澄鮮蘭信重三拂惠風而蘊藉密連番之積澤
班扇休尋銷隔陣之輕寒吳綿忍卸麤麤條已逢秋棗
杏於焉擅夏其音中微不隨濁管而移其臭先焦合在
淳熬之亞詎恢台之用事觸熱寧辭值伊鬱之履端招
涼豈暇然而理必宗其所始義必行其所留節豈清明
驗清時而尚準地如和會偕和氣以常流人行似水之
庭安偏颯爽客過何陽之館興轉夷猶細葛含颺勝逐
滿裙之約高榆改燧難忘插柳之游趁暖漲之初融十

分淡沲訥冷風之驟灑一樣優柔旭馭長紆在非屑非
衰之侶風輪輕漾殆不夷不惠之儔蓋其土圭其轉緹
籥頻更催四孟之光陰纔隔九夏賸五和之烟景恰際
雙清珠汗收來愛瀟瀟之雨點粟膚散後聞隱隱之雷
聲旣分龍而豁霧復浴佛而裝晴紫棟濃濛認作華桐
之吐黃雅角角聽如布穀之鳴銜婪尾之餘杯紅稀砌
藥啓遨頭之上座朱瀉盤櫻况乃濃遮翳樹香逗圓荷
翻漠漠之秋波斜飛遠鷺透溫溫之麥氣剛化新蛾結
夕陰而不散開霽色而仍多沁簾底之疎紋湘痕欲漾
護鑪間之宿燼雲縷還拖或測影而知北至或占候而

告南訛疑涼燠之無端推演難憑於箕禹觀昭融之有
象疇咨乃備於義和凡以太清者天體之本然太和者
乾元所自具凜秋則佳日平分陽月則小春複互矧蠢
假之相參似寒暄之悉寓牕櫺早渙非關波簾之陳殿
角微薰不待風絃之度瑩冰壺之四照交敞丹鋪調玉
燭之雙輝載乘朱輅以故瓜生菜秀胥登月令之篇
豈徒雕翼鷗鳴始入歸田之賦

玉雞賦

驗協氣於九寰準休徵於百行物雖細而可孕道從隆
而斯盛不呼而至偏舍翕召之真將瀼而藏卻應飛鳴

之性蓋王者之生不偶自天發元鳥之祥而聖人之德
無加出世衍彩雞之慶彼絳績之連栖儼瑤姿之肆映
珍難佐膳欣逢玉饌之朝職謝司晨好伺玉籥之聖原
夫玉雞之爲物也與化源而鼓盪審泰運而行藏固銜
珠而玃璣亦吐綬而焜煌闕本無心雅抱溫如之質贊
寧去手長承瑟彼之光畜之而同於琬琰供之而等於
珪璋借神爵而迎徽恰到殿門之上比文鳳而肖德爰
來阿閣之旁此行合神明好與圖傳後代而志稱符瑞
不徒史美高皇也懿其涵濡有兆磅礴無垠孕以太和
之煥煦伏以元始之溫純躬以九天之包裹母以一氣

之陶鈞以大造爲胚胎詎假將雛之力以真機爲羽翼
不參斷尾之因縱負籠而奚嫌品亞玉彝之重倘推臆
而有待價兼金距之珍旣凝釐而不匱遂錫貺而咸臻
徒觀夫璀璨流輝璘璫飾貌慙在璞之疵瑕戒守雌之
騰趯抱珊珊之骨相轉疑皓鶴來歸照朗朗之毛衣肯
爲青蟲取鬧文成虹彩還干昴宿之精技奏牛刀薄試
昆吾之効寧刻木其堪方豈當犀而輒撓乘時利見知
萬物之皆靈隨化同游表一人之克孝爾其奮跡揚旆
尋蹤紀瑞雄冠不動山川特見其精神弱肋難支廊廟
偏呈其壤異經銅鋪之一一絕勝登天立政祀之重重

何煩離地桑陰太淺有寶藥之從棲稻粒先殘擬瓊山之取飼外具體而昂藏內含章而沖粹發摩挲之澤超三物而呈奇聞膈膊之音侶四靈而貢媚且夫鳥見幾而最神雞備德而素定更籌曉唱已辭失旦之嘲點漏宵移早得知時之證其珠胎而禦火何處聲傳非螯勢而招潮幾回響應矧達孝之彌綸自昌期之揣稱斗躔耿耿指織女以交輝雪乳溶溶酌醴泉而欲凝所以化神光於羸代僅聞雄王雌霸之徵而溯孺慕於虞廷較擅鳥耕象耘之勝也被庶士之型家與匹夫之鴈俗或狡兔而知馴或野麋而止觸鳩當戶而依林鵲繞場而

啄粟在風聲之克布輝彰必異其門閭迺血氣之交孚
感應直登乎圖錄駕大哺之芳規邁鳥傷之遠躅象油
然之順德惟異爲雞樹卓爾之天經惟乾爲玉我
皇上治超華赫教洽輶鞮效在興仁遍羣黎之日用孝
能生福識造化之端倪

萱砌春濃雲裏見九苞之振

椒闥晝永日中占三足之棲旣洪庥其畢獻遂曼壽以
同躋集下國之球盡拱北辰以北介大年之爵早看西
母之西是則道備尊親永食萬方之玉抑且政隆養老
竝餘五母之雞

披沙揀金賦

考金行之是稟在沙界而攸宜必離之而著美乃汰之
而出奇彩共星屯雅識不貪之氣遇非瓦合弗嫌所鑄
之私蓋鍾於獨而混於同見深藏之不漏而有所棄以
成所取信俯拾之靡遺將錚錚其其觀寧碌碌其交嗤
砂礫方淘肯蹈目迷之戒泥塗旣拔遂歸掌握之資比
玉石之須攻匿瑜瑕見喻錦章之待挾抱質文揆想其
精符蒼緯體孕黃芽利未收乎出礦慨每寄乎沈沙偕
蘇塊而爲羣裁成渺自離風塵而寡色拂拭誰加粒粒
如麩白擁江邨之路離離似粟黃浮野戍之冢等豐劍

之遙尋無邊煥彩擬浦珠之薄採是處韜華麗水沿洄
驗光芒之有準恒河浩渺知算數之靡涯惟顯晦之無
心寧求別快逮疾徐之在手爰肆搜爬徒觀夫義取旁
蒐道期幽撰初糅雜其失倫繼呈能而設限趁羅紋之
漫然幾陣摩挲信鳥爪之勻彈數回削剗堆來簇簇直
窮磅礴之精撮去羅羅欲闢鴻濛之產詎蠶間之所積
罪微則僅許吹脣疑鍋底之先銷炯碎而頻教射眼金
非易點訥沙篆之平開沙本堪量辨金支之細縮此見
精神於五夜盡許勤披而重聲價於三都先資妙揀者
也由是聚同圭翕貴等球環漸拔有加幾伐毛而洗髓

指揮若定殆合芥而投鍼他時辱在泥中未獲揮鋤之
願此日登諸席上奚煩躍冶之箴擇善斯從悟甚美必
緣甚惡取精自足見或升不礙或沈累竝錙銖莫作如
泥之委賤非鑛鐵應作式玉之欽推地四之所生何嘗
愛寶待品三之有貢豈盡捐金蓋粹美之中儲或濁流
之外互惟剖抉之既專斯菁莪其罪吐貴多貴少心源
得澄敘之功能發能收肇畫見經營之素方一痕之風
旋印去猶飛忽百道之光流屑成無數况朗照之不疲
在達聰之夙裕權衡定而輕重難誣冰鑑明而妍媸罔
護小臣仰鑄顏之術詎辭汰礫之嘲凜臚魯之欺終遜

白華前稿

卷五

擲金之賦

六

白華前稿卷第六

南涯 吳省欽 帥之

賦二

于闐玉璫賦

維坤珍之貺瑞應泰運而呈符耀九華於瑤闕炳三采
於璇樞玉琯凝視響協從風之律玉環表慶貢運益地
之圖溯新疆之恢廓驗

至德之宏敷愛寶斯鍾孕方流而森森握瑜是獻來絕
域而于于驚雪暈之爭飛結緣懸黎竝貴玩雲肪之細
琢尊彝寶鼎爲徒巧出雕鏤繭綻扶桑之樣價增估市

卵生神鳥之模此玉甕之所爲揚駿烈而闢遠謨也原
夫姑羌路杳渠勒封連山分拔達地號和闐沿綠波而
瀰渺漾紫氣而迴漩石髓潛凝撈向秋潭之淨瓊英上
燭占從月魄之圓膏匪殊於稷澤種較異乎藍田蝕雙
鋸而痕輕肯作纏頭之供挽千蹄而任重欣隨譯舌之
傳邁禹載之琳璆六城荷籠倣堯遊之刻飾兩序增妍
爰乃 詔國工而析剖付宗匠而磨鑄因瓌姿之鉅
麗赴園勢之折旋中窳窳而善受外磊磊而無偏非鮑
井之所提量比玉壺更廣詎孔堂之所發彩同玉鑑長
懸觀其藻采紛敷鴻文委屬方變難以上浮亦呦嚶以

下浴烟雲變幻疑縈蒲海之灣鱗甲驚騰憶挂葱山之
曲辨雷雷於結體太乙闢闕妙斧鑿于通神六丁怒斨
珍逾特磬貞腴理于浮筠重溢雙盤露光芒于點粟配
元時之酒海計斛偏贏滴軒代之雲漿迴杓未足此則
圭璋等重用昭北闕之珍非徒璜璫殊名漫詫西崑之
玉也彼夫瑞誌金船祥書銀甕陳琬琰以同升採琅玕
而作貢孰與夫賦材瑰瓌毓三十六國之靈奇巧製玲
瓏閱數十百旬之磨礪弁重脣而豁若不露文章捫巨
腹而皤其自成空洞故逗虹文於松牖詎誇往代之譁
囂而位龍輔于桐軒足起清時之吟諷

天子親芝檢於塹形灑奎章於毫素共球人頌欣寶器
之來歸尊卣凝輝細稜威之遠布啓栢梁之嘉宴還聞
訓繼盤孟聯石鼎之清吟直使聲諸韶護紀唐甌而奚
慙詠淮琛而曷慕將見山符河璠竝追姚姒之年豈惟
文木華鐙共侈鄒枚之賦已哉

鷓鴣巢蚊睫賦

繁衆彙之憑生妙併包乎纖鉅旣亭毒而分儔亦含涵
而逐侶窮形盡相幾挂睫以難尋利用安身宛架巢而
爰處混鷓鴣之號而弗藉枝柯蒙螟蛉之名而不傷苗
黍見壺中之世界俯仰寬閒藏芥囊之須彌居遊僻阻

此博徵者遺爾雅之篇而志怪者述齊諧之語也。溯夫
蚋可稱蛟螭原屬鳥匪氣孕而胎生竟蜂屯而蠆遶身
纔似粟負山勢以崢嶸皆已如錐殷雷聲而繚繞就濕
則半傍江湖附炎則共連昏曉論其體幹誇豹腳以爲
雄狀彼幺磨喻蠅頭於至小指填壘之點墨色相疑無
審界眼之秋毫音塵悵杳然而析理必窮夫芒忽寓言
貴極夫雕鐫按之則滿阮滿谷察之則潛地潛天雖無
照炬之光或依光而適至非有流波之景倏附景而來
前咄爾鵲螟之種視同巢穴之穿穩與雙栖不願自厓
而返繞成三匝方將出谷而遷倘遇開眸似眩白毫之

一二如蓬轉順亦登銀海之三千爾其結構凌虛周旋
變化動如無動象有契乎鵲居微乎其微事無煩乎鴟
嚇較牛虻而更細每戀槽牢與蚯蚓而同廉還成間架
智慙擇木偏黠額以偕來拙謝爭窠詎掉頭而不下如
巢蛄而蟹腹胥安如巢龜而蓮鬢互亞即使艾繩薰處
不驚烈燄之燒殘若教羽扇搖時那怕罡風之吹卸是
故巢在睫而螟不知睫有巢而蚊不悞無目逃之怯恍
粉碎乎空虛無肯裂之驚儼神遊乎廣漠維其喙矣勿
嫌他族之滋萌庸有牙手竊比寄生之附著雖自託於
末微若共鵲於寥廓憐其毛羽頗同掘閭之蠚種其子

孫竝異毆叢之雀人黍民之境巢父之隱德堪師遊蟲
母之鄉巢氏之淳風可作彼蛄蜺之轉轉與蟻蠓之翳
蕪牆角蝸爭駭干戈之肆擾牀頭蟻鬪訝金鼓之兼乘
蛩蛩則因依罔間雞蟲則得失無憑孰若處穴間而自
忘其陋寄籬下而不受其憎且住爲佳差擬飲河之願
相視而笑奚須營窟之能故賦以小言下土最憐夫蟻
蟲而偕之大道長風有待於鯢鵬者也可知物每徂邇
而失遐人勿舉纖而遺大以乾坤爲六幕天外皆低以
日月爲雙臚毫端欲挫奚藏身之孔固邈而皆存恐完
卵之無多當之卽破毋狂而罄剖銳俾兩膜之開欲闢

其巢倚枕信六軍之過車輪喧螳臂之迎并甃嘆蛙聲之坐是則雕龍炙轂不無繆論之多誣庶幾穴鼠犁庭共見神威之遠播

萬寶告成賦

若夫總章布令夷則迎時涼飈細轉濃露勻垂長畝連綿恍逗虹文之彩交塋錯繡如含龍輔之姿效上映於魏闕考中候於新菑操成終成始之權斂藏有準得告潔告豐之本普淖無顧蓋農之職維三每卜三登之兆而物之數有萬爰興萬寶之資當夫燒畚旣徧裹松方多無勞玳瑁之裝農書獻覽不藉琅玕之調秧把傳歌

羌隔州而糾筮或冒雨而攜蓑佃犁於焉穩蹏一廢亦
以徐拖曾非產玉之田玉粒敲其瑟瑟豈必採珠之岸
珠芒錯以羅羅當民力之普存願觀九熟逮秋行之主
肅轉慶三和則有梓梓接畛井井分阡將寒尚暖之朝
茅蒲乍卸欲霽仍陰之候碌碌交牽少昊算貲而運輦
蓐收握策而別厯韞之以星虛之次沾之以日納之躔
搜百產之瑰奇全疑炫貨闕五行之豔豔盡不論錢欲
徵四酬之充鳴絃處處爲報萬箱之滿擊壤年年觀其
珊瑚種種珍顆叢叢高下則宜稔宜黍先後則爲穡爲
種衍作甘於土德驗愛寶於元工取諸悅者必貞故言

乎兌得所歸者必大故受以豐揚自祭之千堆砒硃色
奪握紅鮮之一掬瑪瑙光空安雪碓以高春定抵煉銀
之訣付霜鏹而奄刈寧論餐玉之功且土穀之菁華在
陰陽之和會散之則貴比璣璫聚之亦利同刀貝雀爛
爛以披綿鱸嗟嗟而斫鮓棗場則火齊繽紛齋徑則金
支脆靄况九敘之惟歌與三時之不害香調粉箸品居
瓊屑之間滑映花窠名在瑤華之最所以見寶光之率
璣則可云私而圍寶界之莊嚴倉先號太物何秋而不
穫秋何物而不贏知稼穡之艱難故尊之曰寶荷乾坤
之生長故告之曰成望邛邛之拾豆見戶戶之炊粳稠

之而輝同照乘特之而價視連城不以金璫正協金行之氣穀由玉蔭還流王府之精不徒鳥啄鳥銜胥覘率育抑且貓迎虎祭盡紀昇平我

皇上升聖升壇朱紘履畝躋雅化於義炎播祥風於童叟服疇食德而人誦屢豐取陳出新而史書大有如墉如櫨知所寶之非他斯鑿斯耕喜厥成之永久比屋而給禹糧盈衢而茁堯韭是穎崑岡之秀未足喻其貞符採元圃之英不能方其殷阜也所以世際雍熙俗臻恬養沂黷景於鴻濛布貞精於滉漾觀納稼其既同比獻琛而及享頒來漢詔特降鉤盾之司繪取豳風恍見授

白雲有
衣之象應白藏之令偏如沐日浴月而生迎素律之期
皆將落實取材而往由是葱山蒲海竝聞華黍之麇豈
徒桑牖茅檐始獲嘉禾之實

二月春風似剪刀賦

若夫明庶風回豔陽春至宣卯令以承權正巽宮而得
位邨邊落絮冒羊角以飛絲野外鳴箏送鷺肩而激吹
撿梅英於騰稿寒消九九之重返蘭氣於芳塘節近三
三之二蓋春者蠢也披白苧而已扇微和迺風者汜也
轉朱幡而獨含餘粹有如剪刀之爲用也股半矩而均
平背兩已而窅突一聲絳繚裂帛何來日折玲瓏唾絨

乍歇將披拂以徐穿倏迴旋而徑越勾開團繭之痕細
剖兜羅之窟真花片片轉頭而使覺春回碎錦重重運
腕而旋疑風發訪龍淵於學繡無恙鴛湖志龍輔之女
工不惟蠶月當夫律移仲呂氣轉洪鈞禁火著周官之
令泊龔迎漢社之辰一綫悠揚隔簾送暖幾分燠煦入
座生春飄曲裏之梅花不爲笛聲吹後鬧筵前之杏蕊
非關鼓響催頻當鶯谷而拙簪錯訝江鸛之語度花叢
而綴綵全模隋柳之真誰家刀尺慵拈影動千秋之索
何處鑪熏罷試香縈七寶之輪由是舉茲快翫儼我光
風洩苞符於大造資橐籥於元工鍊質於穆清之表鎔

精於醞釀之中鍵之以一卷一舒之底蘊剖之以一翕
一闢之鴻濛散膚粟於無聲不信稜威之峭拂竿鳥而
有象恰逢冰信之融如其低趁橫波便作吳淞之幅若
使斜經嫩葉都成唐國之桐或縱或橫乃條乃理被之
無痕御之無紀春如欲繡因噓動而漸露文章風亦名
罡荷蕭陶而全融渣滓試裁縫於天上曾無玉尺之量
見藻績於人間可有金針之指揮來霍霍承之以密雨
之絲游向恢恢視之以餘霞之綺所爲卽萬彙之昭蘇
而審一端之疑似也況生意之溫暾悉化機之涵演惟
春也故藹然和惟風也故泠然善游魚飲處跳鱗而不

啻浮刀乳燕衝時捎尾而依然學剪瀛洲則綠草含滋
楚澤則青蘋細轉夫豈特惹烟條而美滿始誇描樣之
工過露葉而裴裒如睹刺紋之選也哉是以韶華晚晚
協景周遭破黯澹之窮陰利同運刃解紛糾之半緒迅
比操刀透徹中邊詎解彰施之妙呵噓大地無煩塊軋
之勞故剪之勢有稟自金行者所以著巖凝於塊宇而
翦之用有孚於木德者所以光潤色於神皋夫其應五
日以冲融與八方爲布濩何弱統之初翻竟勾芒之畢
吐汎華滋而爛漫七襄之織女增慙坼蔬甲而龍慈五
組之針神起妙是則輕纖似翦好符花信之占將毋快

已如刀怡補蘭臺之賦

閏餘成歲賦

觀推策於皇初、驗積分於太始、任氣朔之相尋、見乾坤
之不毀、贊牡妃之令、不愆夏正三寅、衍枝幹之常、直溯
軒元半子、欲歲事之有成、必閏餘之是以、日隨天左、用
垂察政之模、王在門中、別著授時之紀、布一章之象數、
居然手撓神樞、與百姓之知能、奚啻目窮天咫、懿夫舉
正明時、歸餘告閏、卯黃包裹九層之氣體、難求蟻磨盤
旋二曜之光華、欲振日爲實也、疾徐懸一度之差、月曰
闕焉、消息報兩潮之信、操窮變通久之術、算既縮而轉

羸約元會運世之端、法屢遷而必慎、循節首而周道、臨
天根而激迅、紫垣建極、宵中看斗柄之隨、赤道開躔、臺
上待銅儀之進、則有五緯高陳、三辰遠揭、限年而計、削
中候於毫釐、排日而緇附、末光於芒忽、惟乾行至健、轉
環於三百六旬、故離照能貞、起秒於一十二月、其故遠
而難知其理、信而不越、再閏則揆諸五載、適當羣芳之
巡遊、一閏則考以三年、恰值明廷之賞罰、示真符於易
象、奇功同歸、頒故事於禮經、特牽竝謁爾其黍齋、頒移
葭灰、互應木金水火位、若視其所眺、蠹假、猶終義、旣觀
其所剩、考其蹟、則陽舒陰斂、措而咸宜、探其源、則地闢

天開坐而斯定如攜玉尺裁南正北正之區如握金繩
準上弦下弦之經鴻濛皆中氣所充根柢亦先天所孕
望雲氛於史氏啓閉曾占衍月令於田家作訛蚤訂由
是歲序以之而新歲德以之而備黃楊縮處渾忘厄閏
之嫌朱草生來共抱知時之祕奪炎暉於間紫礙不於
倫旺土德於中黃從惟其類餘分大小非枝指之徒駢
歲有盈虛詎懸瘤之可棄聖者造而明者因圓故神而
方故智屬成功而未退幾同畫卦之重當得主而有常
迺正宅官之四故其或奇或耦孰成孰虧有三十六宮
之匱而與七十二候之遞迺數往知來縱有屢更之次

舍衰多益寡還操不動之綱維初倒影於銀盤其測圓
樂之巧繼騰精於玉燭彌徵塊軋之奇驚鳳質之歲蕤
苞儀倍采愛桐陰之婀娜珪椽添枝龍轡長紆勝度小
年之日蚪壺不爽用窺中朔之時凡以歲乃填星之號
閏爲積氣之名宜渾殊而竝行不悖鉤繩配而相與有
成六位交孚爲有時乘之御一元代嬪先求日至之迎
譬之八到開方四正以四隅爲輔六同協律七音自五
音而生或列在是年之次或循夫斯月之程若逢虞喜
談來細開圖筭之妙卻遡大撓作後勾司昏旦之平我
皇上律呂均調圖書遠契合純德於太清浹仁聲於必

世一番燈信送

翠葆之初颺兩度花朝返

金輿而小憩農書載進

慢城之烟景如新繡具重攜

沙市之風光未逝展豔陽之百二一倍留春遲芳序於
重三十分得歲是則邁中和而紀節固造化之先通躋
仁壽而巡方自神功之久逮

直如朱絲繩賦

繫誼士之挺生秉純剛之令德固不劇而不隨亦既匡
而既勅英英露骨知圭角之難磨磊磊生姿信廉隅之
必飭雖韋弦取佩尚須氣質之調和而繩墨斯從早絕
性情之陂側樹四維而作幹詎蒙誼父之愆立一介以

爲防肯蹈乞鄰之武厲丰規者存如矢之遺者風操者
凜如鉤之懸故誰譽誰毀斯民可驗其還淳而無黨無
偏之子共欽其可直也彼朱絲繩之爲物也等栖身於
淡泊異抱質於空虛園客繼來獨爾看其細引幌人溫
罷五章愛其勻舒當夫勦以使柔輒笑兜羅之相似一
自矯而使直非徒絙索之能如彪其外彌其中恰映琴
徽之靜弛則文張則武還依瑟孔之疎義若準乎開弦
最期捷徑事不關乎切線迴息紛繁五十無端祇在彈
絲之候一雙欲語特詳操縵之初則有力崇古道意謝
時趨志不存乎回曲品不尚夫阿諛練之以方嚴之質

繫之以峻整之符以禮義爲經綸非止自知之自以陽
剛爲濡染寧愁易奪之朱標介介之風期肯移情而輒
往著巖巖之梗槩得同調而仍孤平而劑之懼其絞勁
而達之戒其紆苟一物之未交絕肖無絃之挂壁倘萬
緣之斯感還同激箭之離弧由是直聲遠震直道常遺
正氣森森笑摸校之足鄙芳蹤落落將繞指以奚爲儼
數縷之遙牽珠徽緊貼類七條之乍引玉軫牢持識歌
工之奏終始悟昭氏之論成虧其始也分擘維嚴匪膠
柱而疑其固其繼也糾彈必力匪絕絃而失其資庸俗
難諱不避中郎之鑿遷流貴慎所悲墨子之絲乃知審

諤之風正人所必尚。嬋媛之態亮士所必懲。緬南狐而
遠似稽曾史而遐稱古處之疾有三傳來若綫日宣之
德維九引去如繩動比揮桐巨龍脣而不折靜同置几
依鳳唼而常疑撫三尺而悠然頗肖昂藏之槩奏九成
而畢爾能畱弼亮之微此直諒堪資不啻受裁於緇木
而直清有耀更看函氣於壺冰也彼夫毀方者忌其就
圓化緇者恐其改素。蔭曲木而弗從扶纖麻而是附。論
偏頗之悉泯惟大小絃獨挺其能觀衰曲之全消知長
短調各循其度矧乃衣朱布化不勞輔弼之疑丞
被袵流輝早象中和之韶濩歌風曰直而靜儒林無北

鄙之聲陳典曰直而溫黼座有南薰之賦小臣慕服純之節雖比跡於委蛇恥挾瑟之謀敢疚心於掩護也哉

白華前稿卷第七

南漚 吳省欽 冲之

碑記一

重修成都府學 大成殿碑記

成都爲西南大都會其府學袤廣二十畝禮殿石室石
經堂故址在焉張獻忠之亂惟嘉靖御書程子四箴碑
未燼今殿廡門垣學舍以康熙二年建康熙四十九年
修甲子歲周海懼圯毀乾隆甲午春祠祀文廟布政使
常熟錢公鑒亟請於總督文公綬支官錢一千緡飭材
庀工九閱月而役蒞明年春

上稽古禮殿畫像 垂問存否督臣言成都府學宮故
禮殿今殿非舊畫蓋蚤泯謹錄漢禮殿記元費著禮殿
聖賢圖考以 聞省欽忝視蜀學深念事會非偶竊爲
文勒諸石曰古釋奠有合無尸故立學不畫有廟廟之
堂曰廟堂史記適魯登孔子廟堂是已禮殿不著於史
宋祁董道謂文翁作歐陽修席益呂陶謂高耿作而初
平五年殿柱記有修葺築周公禮殿及烈火飛炎獨留
文翁石室廟門之兩觀之文蓋翁立學於先文參增更
寺二百餘間於其繼朕特起而修之其制低屋方柱柱
上狹下廣初平記實刻其上歐陽修以謂石柱著誤也

殿壁高下三分畫三皇五帝及古君臣七十二子像又
後人多有續畫周公於漢爲先聖唐貞觀二年始改配
武王故周孔迭爲先聖孔顏遞爲先師翁旣立學必立
廟祀先聖其得名殿者若漢丞相所坐屋曰殿而非必
以王者之居居周公禮殿則猶之鄭元禮堂之義因禮
殿祀孔子則見於紹興間席益石經堂圖籍記又其時
成都府學教授范仲安言學有殿棟宇最古請御書大
成殿榜額以賜誠以漢郡國有學自成都始郡國學有
廟亦自成都始華陽國志耿拿郡文學爲州學郡更於
夷里橋南道東起文學是止移郡文學榦所居而舊學

與廟未之改也。若范鎮不知禮殿之爲廟而遽以爲學其言殿下溫故時習二堂東西相對堂有左生右生碑堂與石室當在學不在廟。宋祁以石室在殿西廡是或殿後之譌。鎮又言門屋取威麟、嘆鳳之義。畫鳳麟是又改祀孔子後所爲。而非唐以前之舊。歷歲二千見聞辭異。惟殿址慶不甚遠。肝鬲式憑。墜廢具舉時。

王師申討金川。凡特儲度支錢。公實總其任。詩曰。旣作泮宮。淮夷攸服。記曰。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飢餓告。天人啓。基今古符合。洗兵旣暇。籍費者所稱百七十。二人斟酌。績象以復。舊觀。非千載一時之會。而且暮。跋。

望者耶。文翁名黨。高朕或疑作勝。當從朕詳見。予講堂碑記。

均州移建殷王子比干廟碑記

殷三仁皆貴戚。微箕子封國。其後較著。比干死最酷。周使閔天封墓。相傳今汲縣北十五里者。是予數過墓下。讀銅盤銘。魏孝文唐太宗二碑。皆後人重刻。至孔子題墓字。視王伯厚所引金闕秣馬歌。造句似七言古詩者。其附會俱易見。惜比干世次先後。於史無明文。馬融王肅謂箕子比干紂諸父。趙岐謂紂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按書微子篇。太師稱微子曰。王子孟子及樂記竝

云王子比干當紂之時太師疵少師彊抱樂器以奔周
疵與彊見古今人表微子篇所云父師少師卽其人也
今孔傳以太師三公爲箕子少師孤卿爲比干夫司馬
遷受書於孔氏凡殷周本紀宋世家之交不應與孔傳
不合故比干於紂非少師非諸父箕子亦非太師微子
爲箕子之兄子殷人尚質不應以父師呼其官父師應
之亦不應稱微子爲王子以王子爲疵之詞可也以比
干爲孤卿少師未有据也均州西五里比干祠宋楊恢
知州且以其裔居此而立轉徙湫陋無寸碣可拓今州
南四十里石板灘有林氏百餘戶竝不知自附爲比干

後在予疑唐林寶所撰元和姓纂言比干既僂於紂其子堅逃長林之山遂以爲氏長林晉縣渡江後析漢臨沮縣置今荊門當陽州縣地殷時安得有此名且鄭夾漈以周平王庶子林開開生英英生茂及慶以字氏林於例有合若長林之林不在二十七例之中近賢杭氏世駿遂主其說不以林爲比干後然氏族之學不可與明古神聖賢人人多樂引之以爲所自出故王氏干氏皆有謂出自王子比干者其在恢時林氏者既習聞寶之說官爲祀之以至於今有舉而莫之廢矣且如銅盤銘薛尚功謂唐開元中得自偃師係比干墓中物而不

知墓不在偃師宋張邦基謂政和中得自鳳翔而不知
是銘先已刻大觀之汝帖俗語不實成爲丹青又安見
林氏之必以林開而無復有二林耶予以均之林子姓
旣衍比干故祀於均因告觀察陳公大文州牧張君南
圖度淨樂觀牆東南靖恭殿故址糜錢百餘緡增築三
椽祇奉栗主且正其名曰王子若楊信民之姓源珠璣
建陽書棚之氏族大全於林氏竝主寶說而稱比干爲
殷太師又無論已

重建潼川府學尊經閣碑記

經者聖道之所以顯聖心之所以蘊也學官始立家自

爲師自正義行而說漸備自

御纂諸經出而備且醇今天下郡縣學皆有頒本皆有
閣曰尊經尊之猶云藏爾其博觀而卒業者百不一二
焉閣之閉也久司存者致懼殘佚每篋衍他所卽蠹壞
往往聽之予三莅潼川見府學後有宋時修學碑碑在
閣前閣下碑刻孔子象其陰刻泮池記其旁爲千祿碑
摹本及元人生日廟祀碣蜀之金石文此僅以存矣而
仆陷且勦象之前不足於展拜閣又不可升予友仁和
沈君清任守郡有年去年春軍役告蒞始返治葺草堂
書院奉少陵木主集諸生以時弦肄發琴泉後佛洞又

得山下蜀王衍時石幢知唐惠義寺址在是而寺塏有
王鎔所寫佛經出自塏燼時者嘗購數紙以憖予蓋其
好古嚮學出於天性故偕予低徊摩挲於閣之下而思
有以振之今七月旣望書來告以閣成凡五間矣閣前
碑移之于祿碑之次矣聖象碑移少後安以龕若孺星
門展拜綽如矣閣之經故在願仍其故名而以文示之
來者嗚呼聖人之存存於道與其心而非徒以其象也
學者敬慕聖人敬慕其道與其心而得不敬慕夫象也
吾觀浮屠氏之教寫之有其葉梵之有其音藏之有其
閣范金合土鑿石之有其象以渾之藎爾唐時至爲十

二浮圖而擔笈繙經之徒竭心力以應上命謂福田利
益之可以無窮乃遷流斯城好古者僅拾一二殘葉於
灰燼之餘至琴泉千佛洞當少陵山遊時已有前佛不
復辨百身一莓苔之譌志地者不能據以爲實湮蝕千
百年賴君而始顯君之所以顯之惟以其蹟之立而非
以彼之道與彼之心矣今潼之學固可無修閣亦不以
廢守郡者以象與碑之故亟之士與民無不亟之高明
伉爽之觀不數旬而澤且百世而緇繩什襲之所凡風
雨鳥鼠無患焉此蓋爲政者所先而勸農興學於偃兵
歸馬後者其效爲尤至也王遵嚴以唐人之文爲學而

作者甚少宋惟曾南豐直黃筠州二記詞義並勝自餘
記學之文難以工予未能闕聖之道與心顧嘗謂是象
而願學者之躋是閣以求聖之經尊之而體之於身非
區區博觀卒業之云爾也抑君之心豈異是哉

歸州修楚屈左徒廟碑記

太史公爲列傳稱爵稱官稱名合傳或稱姓循吏儒林
以下稱行業至楚左徒稱字疑賢者不名而大賢若孟
子亦名之然自史公不之名而左徒之宅若墓若塔後
之人皆舉其字塔在今忠州墓在湘陰其方七頃累石
爲屋基之宅在歸州東八十里田曰屈田沱曰屈沱唐

天寶間詔立古忠臣義士祠宇而長沙郡立楚三閭大夫屈原廟受封清烈公宋封忠潔侯前明復其號曰楚三閭大夫屈平氏之神有司以歲五月五日致祭顧左徒死汨羅而生於歸歸之廟元至正間湖廣提學黃清元記謂元和十五年刺史王茂元始立移建無徵甚耿耿也今年冬十月權知州王君沛膏以予自施南試歲歸泊屈沱偕拜廟下廟三楹其後祀女嬃有石椁傳是左徒墓其中若石室今閉廟修於康熙庚戌知州王景陽再修於雍正庚戌學政凌侍郎如煥歲月滋久君將以新之而予改題曰楚屈左徒廟並爲記曰屈自歿受

屈爲卿，因以爲氏。實與楚同姓。里門曰閭。哀郢曰：「發郢而去閭，屈之閭。」介於昭景，是爲三閭。王逸曰：「三閭之職，掌王族昭景屈三姓。」王應麟曰：「漢興，徙楚昭屈景於長陵，以強幹弱枝，則三姓至。漢初，猶盛。韋昭曰：『三尸三大姓，昭、屈、景，乃其掌之者。』」晉止大夫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猶未躋於世卿之數。迨爲左徒，親信斯甚。觀考烈王以左徒黃歇爲令尹，封春申君，是左徒乃上卿而非止大夫。顧其職不詳，索隱臆度之，謂今左右拾遺之類，殆不然矣。左徒被譏而疎，而紉而放，漁父稱其故官，固無足論。論世者，稱人之官，不係以最尊，卽係以

最後左徒之不當稱三閭大夫唐宋來惜未有議及之者予故釐訂其文以安宗臣之心至論其心而或以愚或以智或以忠或以純不復論

重修張桓侯祠墓碑記

保寧郡治東三十步有張桓侯廟廟屋凡三重最後一邱隆然敗垣繚之垣後卽郡圃今觀察敬齋福公崧增繕之而禁其鉏耨者也今四川志於閬中縣創侯墓不載而附見於華陽縣幸舊志志侯墓在保寧郡治東宏治中典膳黎重築牆四十七丈新其祠而閬人每爲予言獻賊犯城夜見巨人坐城上而濯足於江遂駭遁予

惟蜀所在有侯廟。當侯臨發被戕。張達等必矯發侯命。順流而以其首奔吳。閬人以禮葬其尸。無可疑者。今侯墓在華陽者。不知所自始。而曾鞏爲侯閬州廟記。言州東有侯冢。至今千餘年。每歲旱。禱雨輒應。嘉祐中。數歲連熟。人以侯之賜。大其廟而新之。侯於此破張郃軍。其歿也。又能澤而賜之。故祀不廢。乃鞏旣以謂侯之祀不得而廢矣。要惟是儼之坊庸道路。馬鬣猶虎之靈。蔽生於其智之不周。而過生於其所惑。蓋非神之爲理者。信然則已過矣。自古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如侯與關侯。舉足以興起百世。自陳壽不以蜀爲漢。雖司馬溫公亦

云先王自稱中山靖王後而不能舉其世系宜與曹魏同爲閭統然在當時以諸葛武侯之審於去就而以漢賊不兩立爲言侯與先王生同里關公好春秋大義必共知先王之爲漢系而傾心事之今輩之文曰蜀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侯是亦不以先王爲漢而何有於侯侯好禮士大夫而不卹其下以及於難論者往往惜之要其擇王之明有合於春秋之義以輩之賢而不能論世知人以援夫以勞定國之法今之人知獻賊之乘非侯不能捍大患而不知見於輩之文者其禦舊又如此予故微羣之言以信於閭人以補志地之缺而又

以其言之有所蔽也爰敘其緣起而發之

合江新建先孝女祠碑

在予以先孝女姓諱岐外爲盾据以正後漢書之誤比
過隄爲謁孝女祠下祠隔江有孝女厓志地家及明楊
慎袁子讓詩皆以孝女沈此而合江遺之孝女生安帝
卽位之年時符縣雖改符節仍隸隄爲范氏傳列女在
往繫郡不繫縣如隄爲盛道妻媛姜常氏謂資中人而
范氏祇以同郡趙氏女繫之至孝女常氏固謂之江陽
符人酈氏注水經亦繫之江水東過符縣之下蓋晉時
符節復改符而符故前漢舊名時爲語曰符有先緒爽

道有張帛其可徵若此當孝女父爲吏於符以其長趙
祉遣詣巴郡溺死不歸固從下而非從上孝女痛泣百
許日乘船自沈以出其父假令父沒卽出孝女亦不必
沈惟其渺冥漂忽遲之又久而計無復之於是數訣家
人囊珠環繫之二弱弟之臂從容畢命求仁而得仁以
視剖肉捍刃激發於一時之所爲者抑又遠焉古忠臣
孝子義夫烈婦之行與其心非有所爲而爲矣而民彝
攸好健之蹟附之合江之蹟失之潛德之不光民行之
不修采風者能無責耶而知瀘州事王君用儀權知縣
事劉君正揆曰縣故有孝女坊明萬厯間縣令周夢可

斷碑以謂漢孝女元紹願相地立祠乞文以告來葉夫
孝女與其父之姓若諱予固已正之其爲州之縣人又
信焉乃范史言孝女有男女二人酈氏言有子二人俱
五歲而予獨以謂二弱弟者則以孝女所見夢之弟曰
賢而干寶以孝女之二子曰貢曰貫其於賢顯若輩行
且五歲子豈皆命名若成人至范氏言家人則固指先
氏之家爲言而惜乎未覈也又漢制諸州及都尉有功
曹史主選署功勞若諸縣有諸曹掾史無功曹符縣在
萬戶以下有長無令而范氏謂孝女父爲縣功曹似不
如常氏酈氏以謂吏之得其實云

重建唐漢陽郡王贈中書令張文貞祠碑記

出襄陽城南五里有碑臨官道曰唐漢陽王張柬之故園循碑折而西不半里松栢夾陰梵音四答有寺曰泰安舊曰衍恩明萬歷間副使侯堯封於寺內爲祠奉王我朝雍正庚戌郡守尹會一重建歲月滋久垣礎不存今年春觀察陳公大文以寺故園址卽隙地構三楹祀王屬予記之曰唐自牝朝攘器二張包禍五王不動聲色反宗社而歸之唐呂溫頌之以爲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者也惜桓彥範不用薛季昶盡誅諸武之計俄致三思盜權不數月而王等罷貶而

流而沒而被害予嘗讀舊書禮儀志中宗廟以待中平陽郡王敬暉侍中扶陽郡王桓彥範中書令南陽郡王袁恕已配饗竊疑暉死最慘彥範恕已亦爲周利用所殺王與崔元暉在流所先卒故不得與暉彥範恕已並祔以報然通鑑於神龍二年直書五王爲武三思所殺是王與元暉雖不至慘死而實則無異猶暉彥範恕已之死死於利用實死於三思同一書法且彥範傳固云開元六年與暉元暉東之恕已配饗中宗廟廷開元禮侍中譙國公桓彥範侍中平陽郡公敬暉中書令兼吏部尚書濮陽當係漢陽之誤郡公弼東之特進博陵郡公崔元

晦中書令南陽郡公袁恕已配饗中宗廟廷少南西向
以北爲上文獻通考中宗廟配饗八人五王並開元六
年六月二十三日敕狄仁傑魏元忠王同皎並天寶六
載正月十二日敕始以知五王配饗志特失之挂漏開
元禮旣漏仁傑元忠同皎又於五郡王之由公進封及
景雲初所追復者至開元時反降而書公是皆載筆者
之過而定計之功崇報之典於王尤不可沒也王墓在
穀城涓口惜明統志失載所載襄陽之園又無所据引
按曹王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嘗宴集是園欲市取之
馬彝曰漢陽遺業當百世共保奈何使其子孫鬻乎因

止又皮日休漢陽王故宅詩園林一半爲他王似園卽
傍王宅予故牽連證之以彰王之功以躋觀察之舉後
之來者表樹風聲揚示往烈撫視斯文有舉莫廢是又
予與觀察之同志也夫

重修少陵草堂後祠碑記

成都少陵之草堂今榜曰少陵書院院之門楹三次堂
次亭次祠祠與堂皆置象堂之創以康熙壬子祠則乾
隆丙戌所建也予自癸巳二月拜祠與象祠旣陋小其
華整鞏固遠不逮前之堂以爲物力之贏詘類然有好
古者更而新之事半而功可倍頃予返觀有期臬使無

錫杜公玉林乞預爲修祠之文以俟歲臘舉役焉記曰
少陵所居後之人多稱曰草堂而不若在成都所居者
之顯何也蓋其流離困躓在秦隴時至負薪采梠以自
存逮乾元之己亥年四十九矣尋置草堂地於西枝邨
爲詩以紀卒不遂是冬十二月赴蜀依裴冕就草堂寺
居之明年春草堂告成葛常之言少陵有此草堂祇四載
而其間居梓閬者三年陸放翁言少陵於萬里橋浣花
皆有草堂萬里橋之堂不可見然草堂因人而成力不
能資之有二當由誤謫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之詩
而一而二之也至蜀之草堂寺自梁時已顯故周顒慕

之於鍾山亦立草堂寺李文饒言少陵居近草堂寺因
名草堂思過半矣雖然公之思置草堂先一年嘗求之
於秦而李太白詩名草堂集白樂天草堂在廬山少陵
之姪佐草堂在東柯谷少陵左氏莊詩曰春星帶草堂
草堂特唐時通名少陵爲堂成都而其地適在草堂寺
傍與在秦求地置草堂之意相合遂名爲草堂以紀其
實以志其喜舊唐書亦言其種竹植樹縱酒歡詠無拘
檢焉視前之流離困躓作詩告哀時固小異矣然則少
陵所居惟此始可名草堂非夔州之高齋一名而三地
者比自宋呂汲公復作草堂於其址命工繪象雖廢興

輾轉而少陵有靈顧而樂之臬使以當陽孫子樂爲更
始其行年會值五十與少陵成草堂之歲不謀而合又
烏可缺然弗記也抑予聞王蜀時韋莊居草堂故址故
所著集曰浣花集於禮可以耐祀世之人知草堂而或
不知草堂寺之始知少陵草堂寺旁之居始名草堂而
不知在秦時先欲爲草堂故牽連書之而少陵之詩與
其人不復論云